

豫 剧

借 磚

張守鐸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借磚”、“借驢”、“娘家拜壽”等三個短劇。

“借磚”是反映農村水利建設中先進與落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借驢”是通過一個老飼養員拒絕妻子借驢走親戚而引起的一場風波，反映了社員因公忘私，堅決維護集體利益的新品質的增長。“娘家拜壽”是描寫一個農村婦女不聽丈夫勸說，在別人正忙的時候回娘家走親戚。但到處都是火熱的生產建設高潮，羣眾的勞動熱情深深地感染了牠，終於把牠吸引到農村的建設高潮中去。

這三個劇本的共同特點是，短小生動，人物比較鮮明。是配合當前大躍進形勢，在農村演唱的較好材料。

借磚（豫劇）

張守鐸等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

開封日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豫總書號：981

787×1092 1/32·11/16 印張·18000字

1958年6月第一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588冊

統一書號：10105.185

定價（7）0.09元

K2432
C311

目 录

借磚.....	張守靜 著 (3)
借駟.....	鄭州市越調劇團編劇 (12)
娘家拜寿.....	翟維臣 (18)

借 磚

張 守 鈺

時間：冬天

地點：某農業社

人物：

春生（春）——二十多歲，社幹部。

增福老漢（老）——六十多歲，社員。

紅梅（梅）——女，社長，二十六歲。

禿老三（禿）——富裕中農。

第一場

〔紅日西墜，暮色漸濃，幾棵挺拔的白楊葉已脫落。深多了。〕

〔增福老漢和春生開罷會出來〕

春：增福大爺呀！

（唱）掐着指頭你算一算，上級指示已下傳，
今冬要打四眼井，社里哪有恁些磚？

老：（唱）四眼井這個我知道，可沒有半點虛假言，
‘社里磚少是實話，老漢我也沒辦法。

春：（唱）沒辦法，沒辦法，好不該瞪眼說瞎話，
堂屋門外那是啥？難道是些土坷垃？
有磚不借啥思想，啥時才能水利化？
剛才大伙兒把你勸，你老是低頭不開言，
以我說趁早把磚借，等春天一定還新磚。
這有什麼虧着你，一舉兩得都方便。

老：（急了）住口！

(唱) 叫春生你聽我言，屋前是有幾千磚，
但等着過年春上蓋房子，不是你大爺不借磚。

春：(唱) 不是不讓把房添，只是請你把期延。

老：(唱) 那磚本是我心上肉，割掉一點也不沾。
磚頭別家有的是，為什麼單單對我談？

春：(唱) 你是社員還不願，別人更是不沾弦。
老守住你那磚幾塊，叫社里打井遭困難！

老：(唱) 我的磚總該我來管，我說不干就不干，
你敢把我怎麼樣？不借磚還是不借磚！

春：(唱) 自私自利舊腦筋，分明給社不一心，
社里困難你不管，落后思想該懲辦！

老：(氣極) 什麼？你敢懲辦我，別說是一個春生，就是倆
仨看敢懲辦我不，哼，哼！……

(春生正想開口，紅梅來了。)

梅：怎麼啦春生？剛開罷會怎麼又吵起來了？

老：紅梅，你還是社長哩！我自己的磚總有權利管吧？

梅：嗯、這當然囉！

老：着，着！還是社長講道理。

梅：大爺呀！

(唱) 社里有事大家辦，講的互利與自願，
這次社里來打井，還靠大伙兒努力干。
昨天上級來指示，還必打井三四眼，
要是有磚就快借，不樂意也不必太為難！

老：聽人家社長咋說的，也沒像你那捏着鼻子硬叫張嘴！

(理由十足地望春) 不知費了多少心，才置了那几塊
磚，叫誰不心疼呀！

梅：大爺你最好也替社想想！

老：對，對，那是當然！嘿……（下）

春：（看老走了，忿忿地對梅）

（唱）咱們要打四眼井，社里沒磚怎能行！

左思右想沒辦法，叫他借磚他不高兴！

梅：（唱）叫聲春生你別急，不必給大爺發脾氣，

既然借磚他不肯，咱們另外打主意。

春：哼！還能想什麼辦法？

梅：（唱）禿老三有磚三千七，正好借來搞“水利”。

春：他答應不答應呢？

梅：（唱）禿老三最會把空鑽，看風使舵漲價錢，

就他那破磚三千塊，

春：（焦急地）怎麼樣？

梅：（接唱）要咱還他四千三！

春：（唱）增福大爺太落后，偏偏又碰上老禿頭，

一个是緊緊不放手，一个是看勢漲行頭！

梅：（唱）好个貪心禿老三，竟敢這樣把人騙，

趁社困難想撈一把，決不讓他把便宜占！

春：为了咱社需用，你就答應他吧！剩下六百磚我出錢！

梅：（唱）有困難來咱另打算，盲目犧牲也不沾，

爲大伙出力當然好，也不能便宜禿老三。

他投机行爲要揭露，不能讓他胡發展。

春：（唱）問題不妥我心不靜，心里好似滾油煎！（急下）

梅：（唱）春生本是直性漢，一心愛社不轉彎。

打井還須打主意，

（夾白）你看，

那邊來了禿老三！

禿：（笑上）嗨！社長一个人在這兒？

梅：（假裝吃驚）啊！是老三哥，磚的事想好了沒有？

禿：社長，我想啦，等幾天我還想蓋房子哩！恐怕……

梅：蓋房？！……（冷笑）什麼都沒買，八成是不願意借吧？

禿：嘿……清亮人好說，糊塗人難纏。既然社長你明白，我就不必多說了。

梅：老三哥呀！

（唱）你思一思來想一想，理應該為社多幫忙，
大家有福同來享，老少承情誰能忘？

禿：（唱）承情不過是一句話，不會有，什麼福氣臨我家。

梅：（唱）你的破磚換新磚，還有什麼屈價錢？

禿：（得意的）屈不屈來我不換，這個總得兩情願！

梅：（氣極唱）老三你想怎麼樣？

禿：我想着——

梅：你講呀！

禿：（接唱）想要社還磚四千三！

梅：你簡直胡說！

（唱）自己怎麼開了口，你那三千破磚頭，
想叫社還磚四千塊，貪心慫大沒來由！

禿：（唱）不管貪心大不大，是你們找到我的家。

要換咱照這樣辦，不換咱就兩方便。

別瞧我的磚破爛，離了他打井就作難。

梅：（生氣地）哼！好大的口氣呀！不用你的磚打井也不會停工。

禿：（幸災樂禍）增福大爺也不會借給你的！

梅：（氣忿地）那倒不一定。借不借你也管不着！

禿：（不好弄得太僵，搔了搔頭緩和的）不過，不過到真沒辦法時我可以再想一想……（下）

梅：哼！想去吧。這家伙越來越刻薄，越來越尖酸，總想走資本主義老道，真是個狠心狠！

（幕 落）

第二場

〔夜里，增福家門外，淡淡的月光洒在地面上。〕

禿：（悄上，眼睛不住東張西望）

（唱）明月當空二更天，悄悄走出我禿老三，
不發橫財人不富，不吃夜草馬不歡，
心中有事難合眼，怕增福說破我巧機關。
趁着天黑人稀少，趕快溜進他家園，
趁勢給他燒把火，不愁他社內把臉翻。
四千三就賺他六百塊，舊磚還能換新磚。
越想我心里越高兴，不覺已到大門前。

（推門，門沒上，進門）

待我快到他家園！（下）

春：（上，唱）月兒明明星几稀，真叫我春生心里急，

還得找增福來談談，不覺已到 he 家里。

（夾白）咦！增福大爺還沒睡覺，在和誰說話？

（側耳細聽）啊！在跟禿三說話！這禿老三又在玩什麼鬼把戲哩？唧唧咕咕的。（細聽）

（落幕）

第三場

〔增福老漢家里，禿老三坐在一張桌子的左邊椅子上，增福老漢吸着烟蹲桌前的板橙上，聽着禿老三的引誘。〕

秃：（唱）打井好比押大寶，是紅是黑說不了，
說什麼“合作”和“水利化”，人多手雜怎搞好？
說什麼借磚把井打，到頭還不是白遭踏，
干部若不想占便宜，他自己怎不往外拿。

老：（唱）對對對來我同意，與我的想法差不離，
都是春生那毛孩子，說我對社不積極；
借不借來我有主張，量他對我也沒有啥主意。

秃：大爺呀！

（唱）任管他想出千條計，咱有咱的老主意，
假若是他們逼的緊，咱就給他翻臉皮。
早些留個退步路，等到後來不發急！

老：當然，當然，我決不能把磚白白的拿去打井。說什麼社
里還敢懲辦我，哼！我拚着老命不要，叫他們懲辦
吧！（越說，越氣）等着瞧吧，他們越這樣，我越……

春：（急上叫）秃老三，你在這里干啥？

秃：（一轉臉，見是春，大驚）啊！啊！（隨機應變）是生
弟，俺爺儿倆在閑說話（假笑着）嘿嘿

春：閑話，這是閑話？

（唱）秃老三你好大胆，句句私語我聽見。
你在這里燒底火，分明是挑撥來離間。
投机取巧你罪惡大，好不該又來造謠言！
〔秃狠狠的半彎着腰，無話說。〕

老：（也很惶惶）春生，春生，你……你是怎……

春：大爺呀！

（唱）都是春生我不好，見你總是好吵鬧；
光嫌你老太落后，又誰知后邊有人把火燒！
我的話難聽是好意，你也不該上了壞人的橋！

禿：（慫慫地）春生！

（唱）好你春生不知理，是誰來把他老欺？

都是街坊近鄰居，不明不白叫人疑！

春：住口！

（唱）花言巧語你把人欺，心里打着壞主意，

想不讓大爺他把磚借，你好從中圖便宜！

禿：（慌了）春……春生……你胡說，你胡說，你……

梅：（上，向春）春生！

（唱）更深夜半人語靜，在此吵鬧為何情？

春：哼！都是禿老三干的好事！

老、禿：（吃驚地）紅梅……，你……

梅：（嚴肅地對禿）老三，你爲占社這點便宜真沒少費心哪？

嘿嘿……（向春）生弟，不必和他爭吵，咱們打井有了新辦法啦！不必求他！

老、禿：（吃驚）怎麼？

春：（驚喜）

梅：怎聽呀！

（唱）今晚給縣打電話，供銷社答應想辦法，

施工計劃都訂好，單等派車把磚拉！

禿：（焦急地）那……那夠用嗎？

梅：夠不夠，倒用不着你操心，

禿：（討好地）我是說……

梅：老三哪！

（唱）你細細想來細細算，只有你越來越孤單，

人人都往高處走，偏偏你向低處竄，

你只是光顧眼前利，誰像你刻薄又尖酸！

禿：（怪沒趣地）社長，你別說了，過去我知道錯了，我……

梅：知道錯就好，你什麼？！

禿：我那磚？……

梅：（諷刺地）你那磚留着蓋房子唄！

禿：（慚愧地）我……我又不想蓋房子啦！要社里還用得着，
拿去用吧！

梅：憑良心，借你那破磚，還新磚，有什麼地方虧着你，還
要叫社里多還六百塊磚？

老：啊！原來你是在燒底火，想從中占便宜呀！

禿：（無聊地）噯！什麼吃虧占便宜的？自家人，好說，好
說！

梅：那好，再回家盤算盤算，明天一早給個確信。

禿：行，行明天到家搬去好啦！（狠狠地急下）

老：你別走，在這同社長說清楚再去！

春：（禿已走遠，向老）大爺，這回你看清楚了把！他的貪
心多大呀！

老：（羞慚地）唉！別再提啦，都怨我不好，老糊塗，聽了
那禿頭的話。唉，我真該死！現在我是認清他了。（氣
得躁着腳）我……我恨不得咬他幾口！

梅：（唱）勸大爺不必太難過，人人都有小差錯，
一時被人來蒙混，知過改過不算錯，
如今事情鬧明白，再莫聽人胡亂說。

老：（感動地唱）紅梅、春生請放心，
都怨我糊塗老腦筋，
好不該聽了禿頭話，大是大非沒分清。
現在一切都明白，快快套車把磚運。

梅：（喜歡地唱）一見大爺有轉變，

春：（接唱）怎不叫人心喜歡。

梅：（唱）家里磚情願往外借，

春：（接唱）打井引水澆田園。

春、梅（向老唱）大爺年長有經驗，請對社多多提意見。

老：（喜歡地，唱）倆孩子說話口儿甜，老漢哪有啥意見，
以後對我多幫助，別叫我落在大后邊？

春、梅：好，好！大爺天已不早，我們各自回家，你老人家
就安歇了吧！（下）

老：你們走哇，不送啦！明天就派車來拉磚吧！

（幕後聲）好哇，大爺！

（幕落）

借 驢

原作：章振榮

編劇：鄭州市越調劇團集體研究，陳懷義執筆。

人物：張老漢：（張）四十余歲，農業社飼養員。

大 娘：（娘）三十五歲，張妻。

〔啓幕：張老漢在音樂聲中牽驢上。將驢拴在槽上，作餵牲口動作，見驢吃草，心中喜歡。〕

張：嗨……哦！

（唱）張老漢，笑嘻嘻，每頭驢長的膘滿肉又肥。

（快板）圓套磨，長套犁，拉車馱糞快如飛，

使喚着得勁又省力，也不虧我飼養費心機。

（接唱）前半年買了頭小叫驢，脾氣古怪性子急。

吃草彈嘴亂咬槽，有時還要把人踢。

如今調理多老實，誰走親戚都想騎。

不管那隊來借驢，打條子還得社長批。

昨天三順套車去拉煤，趕走花驢和小叫驢，

臨走我對三順講：今儿个我有事不能去，

車子不能裝的太滿，走累了得讓牠休息，

光揚鞭子可別打，上坡路得找人給推上去；

走長路記着帶草料，可不能餓着咱社驢。

驢發脾氣你要忍，不行給牠說好的。

小三順聽了笑着說：

（夾白）大爺！大爺，

我會比你更愛惜。（驢叫）

灰驢花驢把我叫：（夾白）啊！該添草啦！

（添草驢咬架）

（接唱）你這個家伙真調皮。

小叫驢比你小兩歲，你咋會給他爭養吃
以后你要再不改，外人看見他不笑話俺

（大娘上。）

娘：您爹，您爹！你給誰說話呀？

張：我，給驢。你有啥事呀！穿的那麼新？

娘：（唱）當家哩，您別急，咱閨女生了个胖小子。

今年是个戊戌年，我算是个屬狗哩，
屬狗的一定很聰明，長大叫他開飛機。
咱外孫要把飛機開，你看那有多闊氣，
咱倆也跟着沾點光，咱也往那天上逛逛去。

張：（笑）哈哈：

（唱）他娘你想的真不錯，月子孩的職業就安排齊；
可惜我太忙不能去，妳多看上幾眼算我的。

娘：（唱）我買好雞蛋四十個，五尺花布是直貢呢，
紅沙糖稱了正二斤，道喜的禮物全備齊。

張：（接唱）你說咋辦就咋辦，這事用不着再商議。

娘：您爹！您爹！

（唱）我想借牲口用一用，俺騎着毛驢瞧閨女。

張：噢！

（唱）原來是想借牲口，去寫好條子叫社長批。

娘：（唱）別人用牲口找社長，咱要用驢就找你，
常言說：近水樓台先得月，大權也就在你手里，
半天的工夫就回來，那還用麻煩社長批；
合作社本是咱自己的，咱用用也不算犯條律。

張：（唱）你說這話就不對，合作社是咱大家的，
爲大家辦事按規矩，不按規矩就是犯條律。
人人都像你這思想，合作社不垮那才怪哩！
我老張不是那號人，假公濟私沾便宜。
今天你要把馱用，去找社長打條子，
有手續你就把馱牽，沒手續休想動我的馱。

娘：哎呀：你个老東西！

（唱）你真是官大架子大，翻臉夫妻不認識，
誰不知你是个牲口官，還有什麼了不起，
你要是連長和營長，我看咱全村都盛不下你！

張：（唱）我說你這個死腦筋，聽我給你說仔細，
當營長更要分得清，差一分一毫我也不依，
妳要是給我當戰士，也得好好守規矩；
操場上照樣得出操，天明照樣得“一二一”。
左轉！（娘加白：我偏右！）
右轉！（娘：我偏左！）
向后轉！（娘：你个老東西！）叫你立正不能稍
息，
見首長也得有禮貌，辦啥事也要分个上下級。

娘：喇喇！他可真把營長那個派頭拿出來啦！

（唱）咱不說長不說短，我給妳說个正經的，
我先拉走馱用一用，回頭給你補手續。（去槽上
拉馱）

張：別急，別急！（擋住）

（唱）你咋辦事不講理，啥事都有啥規矩，
你說你說的是正經話，我也不是給你來兒嬉；
你要借馱找社長，弄來手續沒問題，

你別在這兒胡叨叨：我還得好好喂我的驢。

（端草喂驢）

娘：（唱）我說你这个老整倔，我不是爲我獨自己，
往咱閨女家去道喜，難道說二妮不是你的閨女；
叫我用用吧用用吧，用罷少不了一根驢毛羽。

（白）叫我用用吧，啊？（張在蹲着吸旱烟，娘就偷偷地將槽上的驢解下牽出驢棚。）

張：（急唱）上去拉住驢韁繩，（奪驢韁繩，驢蹦跳二人互爭）

娘：（唱）驢韁繩我拉的緊緊的。

好話說了千千萬，

張：（唱）再要這樣我可就不客氣！（猛地一奪，娘坐在地上，將驢奪過，又拴在槽上）

娘：（唱）我說你这該死的，你是整着要生氣，
自從你喂上破牲口，咱家就好像不是你的；
家里事一點你也不管，你心里就記着幾頭驢，
有心給你說些家务事，放下飯碗你都說公事急。
誰知道你葫蘆里裝的是啥藥，今兒个才看出你有
外主意，

想不到你老了變了心，干脆咱倆把婚離。

（哭）哎呀！我的親娘呀，你咋對我有二心啦呀！

張：看看你說的是啥話？你咋會說……

（唱）你咋會說我變了心，你說說我那點不體貼你？
日常生活穿和吃，好東西我舍不得吃用留給你！
上次你得了腰疼病，我親自給你搬罐子，
每天給你端飯又端水，連尿盆也是我端的。
這些都是私人事兒，我可以樣樣都依你，
這驢本是咱社的驢，都是咱全體社員的，